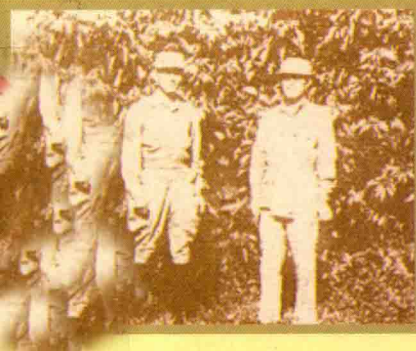


血雨腥风篇——长春起义

黄埔将帅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黄埔将帅

血雨腥风篇——长春起义

主编 陈锡增 廖隐邨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黄埔将帅/陈锡增编. -北京:当代世界出版社, 1999. 1

ISBN 7-80115-170-4

I. 黄… II. 陈… III. 军事人物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现代
IV. k8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39130 号

黄埔将帅

血雨腥风篇——长春起义

主编 陈锡增 廖隐邨

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 经销

北京市施园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字数: 4100 千字

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—1000 册

ISBN 7-80115-170-4/K · 46

定价: 478.00 元

目 录

1 疲惫之师	(1)
六十军奉调入东北,蒋介石一箭双雕	(1)
除心腹大患,蒋介石向六十军老祖宗开刀	(8)
卢汉忍气吞声,有苦难言	(10)
2 蒋介石培育的苦将	(13)
昔日虎将郑洞国	(13)
杜聿明拉郑洞国入东北	(16)
“公”情私谊,郑洞国惶惶然赴内战战场	(19)
3 初闻惊雷	(23)
蒋介石整治杂牌军,曾泽生似连降八级	(23)
杜聿明让孙立人给涮了	(26)
火线倒戈,潘朔端反蒋起义	(27)
蒋介石派人安抚“杂牌”军	(31)
六十军屡战屡败,曾泽生难讨公道,夹缝中求生存	(34)
海龙惨败,陇耀惊魂难定	(36)
4 转化六十军弃暗投明	(41)
运筹帷幄,中共上层谋攻滇军	(41)
滇军中的中共秘密组织	(45)
共产党员要掌握国民党的兵权	(46)
深入虎穴,刘浩三见卢浚泉	(47)
策反陇耀,刘浩单刀赴会	(49)
5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	(59)
蒋介石如履薄冰,频频换将	(59)
守长春,是对,是错?是吉,是凶?	(63)
蒋介石送爱将入“虎口”	(69)
6 死亡陷阱 苦海无涯	(73)
长春孤岛,郑洞国垒卵布防	(73)

不可逆转的局势	(78)
“城外之城”困死“陆上孤岛”	(81)
无望的血路突围	(83)
经济封锁卡住了长春守军的脖子	(84)

1 疲惫之师

六十军奉调入东北，蒋介石一箭双雕

1946年3月下旬，越南海防港。

正在越南指挥部队受降的中国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，突然接到蒋介石的一纸命令，要其所部迅速北上，前往东北参加“剿共”。

早在这年的2月4日，蒋介石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命令60军：

“开东北，暂归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指挥。”

起初，蒋介石命令正在越南受降的滇军60军和93军，向海防、河内集结待命，指定在海防上船开拔。尔后又突令93军取道越北的芒街回国，经广西东兴徒步到广东北海乘船，将两军调开。

这时，60军官兵对部队究竟开往何处，讳莫如深。有的说60军将调往华北，或作为占领军到日本；有的说60军将被派到寒冷无比的东北，还有另外一些说法，莫衷一是。就是部队中的高级将领，也大多被蒙在鼓里。因而，官兵们惴惴不安，议论纷纷，即使是像曾泽生这样的高级将领，由于摸不透蒋介石的用意，同时考虑到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情绪，也不敢过早地宣布部队的目的地。

登船之初，曾泽生和60军就碰到了一件不愉快的事。调滇军进东北，蒋介石自己没有足够的运输工具，只得向美国人租用一些登陆艇和自由轮等，同时达到“借箸代筹”的目的。颐指气使的美国人蛮横无理，规定除军官可随身携带手枪外，其他各种武器弹药均须全部装箱。上船时，美国“联络官”在旁监督、检查，稍有不合即不准上船。甚至故意刁难，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。曾泽生深感受辱，愤愤不平。

凝视着汹涌波涛的大海，回想起自己的戎马生涯和60军的历史，曾泽生感到吉凶未卜，内心充满矛盾，忧虑重重。

60军是云南实力派人物龙云、卢汉精心培植和控制的部队，曾在八年民族抗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。

曾泽生，滇军主要将领之一。担任过第六十军中将军长，兼第一兵团副司令。1948年10月17日，在长春率全军官兵起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、国防委员会委员，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。1955年，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。

曾泽生，祖籍四川。于1902年出生在云南永善县大兴镇。先辈务农，至祖父一代成为地主，全家有田地数百亩。父辈兄弟五人，其父居长。曾泽生出生不到两岁，父亲就突然去世了。他和母亲、哥哥三人全靠族人的供给过日子。因物质生活的要求，他的母亲常与族人发生争吵。族人视其母子为仇人，甚至对他们进行虐待。1915年，曾泽生已年满13岁，尚不能进学堂读书。承蒙他的舅父再三说情，族人才同意让曾泽生去离家二百余里的昭通上初小。1921年高小毕业后，曾泽生要求进中学深造，却遭到族人的强烈反对。由于求学心切，曾泽生只得私窃了两百银元逃走，后被族人将他缉回，并夺去了银元。经请求其他亲属疏通，族人乃勉强允许他去昆明读初中。第二年，学费来源又断绝了。

1923年，曾泽生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乃改途从军，被唐继尧所办的军士队录取。因学业成绩优异，在军士队毕业后，又被保送云南讲武堂十八期。后来，曾泽生鼓动该校学生罢课，反对校方行政腐败及教育落后，因而受到追查。曾泽生便离开了昆明，投奔到当时的革命中心——广州。1924年冬，担任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的区队长。1925年，集体加入国民党。同年，调任教导第三团连长之职。不久，因不满所部之腐败恶习，坚辞连长职，返回黄埔军校任学生队区队长。1926年1月，第三期学生队毕业。5月，黄埔军校开办“高级政治训练班”，曾泽生得以入班受训。

1927年，曾泽生在高级班毕业后，调到北伐军总部工作，后任第五师军官队少校队长。因“不愿做腐败之军人”，于1928年辞职，同潘朔端（后任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师长，1947年5月30日率部在东北海城起义）留居上海，旋一起考入汽车学校学机工及驾驶，打算从事交通事业。然而现实生活的逼迫，又使他重新“投入旧军队”。

1929年秋，龙云依靠武力统一了云南，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，特派卢浚泉为自己的代表，到南京等地招揽军事干部。曾泽生、潘朔端等

20人被录取,从此他一直在滇军中服务。曾泽生等人回到云南后,首先提倡训练军官,利用云南讲武堂旧址,以军官候补生队之名招收学员。云南各中学的学生纷纷报考,他们从中挑选了千余名,编成六个中队,卢浚泉为大队长,曾泽生为大队附,潘朔端、黄愚生等为中队长。

军官候补生队开办后,曾泽生经常对学生大讲军阀的罪恶和蒋介石的罪行,很快被人告密。蒋介石特派王柏龄来云南查办曾泽生,并将他关进监狱。当时有人欲杀他,在蒋介石面前告状,幸亏第二师师长卢汉和一些云南绅士力保,曾泽生被禁闭数月后释放。此后,他一直追随卢汉,初被委为连长,旋升为营长。

1937年,“芦沟桥事变”发生后,全面抗战开始。然而,滇南中有些将领对抗战抱消极态度。曾泽生则认为:暴日侵略我土地,残杀我人民,赴国难当头时期,抗日战争为当前第一件大事,不容畏缩与敷衍,毁家捐躯,亦有所不辞,岂能坐视国土被践踏,同胞被残杀?倘云南不出兵,我们以国民之资格去前线杀敌。

是年8月,龙云决定云南出兵20万,上前线参加抗日。卢汉担任第六十军军长,曾泽生升为第一八四师第一〇八五团团长沙。9月9日,第六十军在昆明南部巫家坝举行誓师大会,当时曾泽生心情激动,决心“誓灭倭寇,保卫祖国”。后来,第一〇八五团随军转辗湖南、江西、浙江、湖北等地,于1938年4月初奉命向鲁南集中,参加防守台儿庄的战斗。4月22日拂晓,第六十军向指定的地点集结时,突与日军遭遇,官兵伤亡很大。为了确保台儿庄,卢汉重新调整部署,将第一八四师主力转移到禹王山地域。禹王山是台儿庄地区的制高点,地势极为重要,曾泽生团担负着守卫西北部的任务。28夜晚,日寇一个大队,配以坦克、骑兵,沿大小杨村、湖山、窝山,向李家圩、禹王山进犯,来势凶猛。守军奋起迎击,将敌人打退,可是曾泽生团之营长何起龙,在李家圩的激战中阵亡。自29日开始,日军集中主力向禹王山大举进犯,曾泽生团和杨洪元团首当其冲。在卢汉的亲自指挥下,曾泽生团与所在军的全体官兵,同仇敌忾,不怕牺牲,坚持防守阵地二十多天,挫败了敌军企图渡过运河偷袭徐州的阴谋。

5月14日,第六十军奉命交防,由第一四〇师王文彦部接防。这天夜晚,曾泽生团和其他兄弟部队从禹王山一带阵地逐次撤退。18日,在运河西岸车辐山东南之边山羊地区,第六十军进行整编,将原来的十二个团缩编为五个团,曾泽生仍留任团长职。然后,第六十军分为

三个纵队,突出日军的重围,于6月1日共抵平汉铁路之漯河车站,最后抵达武汉。8月,第六十军与云南新编第五十八军、新三军合组为第三十军团,以卢汉为军团长,参加武汉保卫战,曾泽生仍为团长。是年底,第三十军团扩编为第一集团军,曾泽生擢升为副师长。

1939年4月27日,南昌失守。代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奉蒋介石之命,决心“按时恢复南昌”。在前敌总指挥罗卓英指挥下,曾泽生所在的第一集团军向靖安、安义、奉新地区之敌进攻,截断西山周围日军的通讯及交通。5月5日,中国军队一度克复南昌牛行车站和飞机场,并进攻南昌的城防工事,但没有成功。此后,曾泽生参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。

1940年9月以后,日军占领河内,第六十军奉命调回云南,成立滇南作战军,以卢汉为总司令。年底,滇军作战军总部改为第一集团军总部,移驻蒙自。这时,曾泽生已担任第一八二师师长。1942年,日寇从缅甸入侵滇西地区,在龙云的领导下,第一八二师与滇西军民一起,毅然抗击日军的侵略。1943年,曾调任第一八四师师长。1945年初,云南的第一集团军扩编为第一方面军,曾泽生擢升为第六十军军长。是年8月,日本投降后,在卢汉指挥下,曾泽生率领第六十军赴越南“受降”。11月,蒋介石在重庆召开“复员整军会议”,并决定将滇军从越南调往东北地区参加内战。

1946年春,蒋介石命令第六十军向海防、河内集结待命,指定在海防上船开拔。5月上旬,曾泽生率领第六十军历经千辛万苦,抵达辽宁后,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杜聿明即将该军分割使用,置于其嫡系部队的监视之下。第一八四师分驻海城、鞍山、大石桥、盖平,归杜聿明直接指挥;第一八二师派至昌图、铁岭,归孙立人新编第一军指挥;第六十军军部及暂编第二十一师驻抚顺,曾泽生只能指挥这个师。5月30日,东北民主联军抓住战机,迅速将第一八四师分割包围起来,边打边攻心,迫使该师师长潘朔端、参谋长马逸飞以及第五五二团团团长魏瑛率部起义。不久,该师改编为东北民主同盟军第一军,潘升任军长。由此,曾泽生对杜聿明肢解第六十军的用心深为不满。

是年10月初,第六十军奉命移驻吉长(永吉——长春)、吉梅(永吉——梅河口)两条铁路狭长的地域,被置于首尾不能兼顾的境地,11月,东北民主联军渡松花江南下,陇耀师暂编第二十一师第三团一个营深入伏龙泉时,遭到全歼。1947年1月,第六十军军部从永吉移驻磐

石,暂编第二十一师移驻朝阳镇和海龙两地。当暂编第二十一师与第一八二师奉杜聿明之命,相互策应,向吉梅铁路沿线进行扫荡时,分别遭到东北民主联军的有力打击。但是,杜聿明却迭令第六十军向桦甸、辉南、柳河等地进犯,企图牵制东北民主联军向临江地区增援,并将第一八二师和暂编二十一师扩大为军的番号,以此虚张声势。然而,曾泽生自知兵力单薄,防线太长,守尚困难,妄论出击,故拒不行动。杜聿明见发电催促无效,乃将在锦州新成立的第一八四师调往梅河口配合行动,同时直接电令陇耀,限期该师出击。曾泽生深知已不可再违背杜的命令,即部署暂编二十一师的行动。2月上旬,陇耀师第二团占领了旧辉南县城;接着第三团进抵柳河以东胜水河一带;第一八二师第五四六团由曾泽生亲自派往桦甸一带进行策应。因此,杜聿明命令曾泽生要继续扩张战果。就在这时,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渡江南下,德惠再度受到围攻,长春、吉林也受到威胁。同时进犯临江的第七十一军也遭到民主联军的严重打击。暂编第二十一师第二团取道彬松岗、楼街之线撤回海龙时,途中也遭到民主联军的伏击,伤亡很大,团长魏玉权(被俘后获释)仅带三百人狼狈逃回,车马辎重及两门山炮亦损失殆尽。第三团在撤退中担任后卫任务的分队,几乎被民主联军全歼。经过这次战役,第六十军的实力大为削弱,故曾泽生对杜聿明更为不满。

1947年5月,曾泽生奉蒋介石之命,带领第一八二师副师长李佐、暂编第二十一师副师长任孝宗,和张第东、张维鹏等人,去南京“中训团”受训。这时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大规模的夏季攻势,先后解放了法库、昌图等地。驻梅河口的第一八四师遭到临江方面的东北民主联军的围攻,被逼退至核心阵地负隅顽抗。曾泽生只得急返东北,下令暂编第二十一师驻海龙的少数兵力就近增援。师长陇耀亲率部前往,中途受阻;驻朝阳的第一团受到牵制无法行动。曾泽生迭电上级,请求派部队增援,可是前往相助的国民党嫡系部队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。因此,第一八四师再次被东北民主联军全歼,师长陈光斗被俘;向磐石撤退的暂编第一八二师,沿途遭受截击,兵员及装备损失很大。这样第六十军的实力更为削弱。

时任东北保发副长官、兼吉林省主席的梁华盛,企图把第六十军变成其宰割吉林人民的私用工具,故趁机对曾泽生施加压力,不仅对第六十军的兵员补充、给养供应等事事掣肘,而且到处宣传该军军容风纪很差,战斗力薄弱,能否存在,大成问题。曾泽生竭力反对自己受梁的

指挥，恼怒地说：“梁华盛是个光杆司令，六十军再不行，也不能仰他的鼻息！”另一方面，他也深知该军处境困难，如不充实兵力，很难存在下去。于是再三请求杜聿明，要补充兵员，加强装备。杜聿明却一味敷衍，并暗邀卢汉秘访永吉，以图调解曾泽生与梁华盛的矛盾，安定军心。这年6月，第六十军奉命退守吉林，进行整训备战。这时，曾泽生又提出补充部队力量的问题。杜聿明乃将交警总队第二总队扩编为暂编第五十二师，以原总队长李嵩为师长，拨归曾泽生指挥。可是交警总队原属军统特务系统，对于人事、经济自成一套，曾泽生无法节制。

这年10月下旬，北满解放军以三个纵队的兵力围攻吉林，主攻方向是吉林西南的第一八二师防区。在争夺小团山这个制高点时，双方进行了激烈的厮杀拚斗。解放军以约一个团的兵力轮番冲锋，并以主力部队突入小团山的侧后，第一八二师出动装甲车增援，顽强防守。经过一个星期的激战，解放军主动撤围。国民党把这次战斗称之为“吉林保卫战”，在小团山特立“纪念碑”，并举行“祝捷”大会，颁发纪念章。然而，在吉林被围期间，长春国民党嫡系部队却坐视不救。后来，曾泽生在北山（第六十军军部驻地）战役检讨会上，挂了一幅大狮子训练小狮子的古画，感叹地说：“大狮子训练小狮子是采取把小狮子从大石岩上推下去的办法。如果小狮子坠岩跌死了，大狮子就丢下小狮子尸体走了。现在我们的处境也和小狮子一样，如果自己不坚强，被推下石岩是要摔死的。”从而表示了他对蒋介石的不满，对自己的部队前途充满了忧虑。

1948年3月初，东北“剿总”总司令卫立煌为了减轻孤立据点空运补给的负担，也为了避免孤军被各个击破，决定放弃吉林，把第六十军撤到长春，增加长春的防守兵力。曾泽生当即建议同时放弃长春缩短战线，集中兵力于辽西，与解放军决战。但卫不采纳他的意见。3月8日，东北“剿总”副司令郑洞国和参谋长赵家骧乘专机到吉林，亲自给第六十军下达撤退命令，并命令第六十军破坏小丰满发电站。曾泽生随即一面布置撤退，一面调回在乌拉街、江蜜蜂等地“移兵就食”的暂编第二十一师两个团。这天夜晚12时，第六十军冒着雨雪，向长春撤退。对于破坏小丰满发电站的命令，曾泽生没有执行。他对陇耀说：“蒋介石要我们做花园口式的罪人，我们没有那么蠢。”第二天，吉林市就获得了解放。

3月11日，第六十军抵达长春，奉命与新编第七军共守一城。两

军以中山路(今斯大林大街)为界,第六十军守东半部,新七军守西半部。为了掩盖国民党军的失败,蒋介石有意吹嘘“吉林撤退是最成功的一次战略撤退”,英国路透社也称为“东方敦刻尔克最成功的撤退”。

没过几天,郑洞国由沈阳飞到长春,组编第一兵团司令部,并兼任兵团司令官,直接指挥第六十军和新编第七军。解放军对长春采取军事包围、经济封锁和政治瓦解的政策,以一个纵队又七个独立师把长春围得水泄不通,节节进逼兵临城下。先攻占大房身和宽城子两机场,后又以炮火威胁在市内自由大街新辟的飞机跑道,断绝了长春对外的空中补给联络线。解放军还从四面八方挖掘坑道,接近守军阵地,对敌进行严密监视。在解放军的层层包围下,长春守军已成瓮中之鳖。为了达到固守长春的目的,郑洞国不得不笼络曾泽生,于是保荐他兼任兵团副司令官。

至9月,长春城内一片混乱。军队仅依赖很少的空投粮食来活命,士兵面黄饥瘦,士气低落。老百姓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,饿死不少人。守军求救的电报频频发往沈阳、南京,急如星火,然而蒋介石却用“已派大军两路驰援长春”的谎言进行欺骗。曾泽生久久不见援军到来,故气愤地说:“蒋介石简直是一个大骗子,我们再也不能上当了!”这时,郑洞国拟作突围打算,命令第六十军派出一个团兵力协同新七军出击,试探解放军包围的薄弱环节,企图打通一条可以逃走的出路,打了三天,出击部队碰得头破血流。

几天来,曾泽生反交苦思,特别是想到一系列事情更是陷入痛苦深渊。60军在卢汉率领下,60军投入抗战的血战洪流,出贵州至湖南,辗转湖北、江西、山东等省。1938年4月,卢汉率领60军参加著名的台儿庄大血战,坚守禹王山20多个昼夜,打破了日军重占台儿庄直取徐州的美梦。那一仗,60军也是伤筋动骨,付出了惨重代价,伤亡官兵达2万多人。但60军没有被吓倒,重整队伍,投入了新的战斗。

1940年8月,日军在海防登陆,占领越南,进窥滇缅。为加强云南边防,卢汉被任命为滇越边区司令,调60军到滇南设防,一年后,曾泽生被提升为少将师长。

1945年9月,伴随着日本投降,60军陷入了国民党政治斗争的漩涡。龙云在云南拥兵自重,割据一方,形成从军事、政治、经济到人事都自成体系的“独立”局面,早已为蒋介石所不容。蒋氏软硬兼施,不得要领。最后决定以武力解决龙云的云南政权。抗战一胜利后,为一举剪

除龙云云南地方势力，蒋介石以缅甸远征军复员、回撤为名，将其美式装备的嫡系部队五个军集结于昆明方向，佯称滇军抗日有功，理应出国受降，授命卢汉以同盟国中国战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头衔，全权主持人越受降事宜，受降部队除 60 军外，还有龙云所属的另外 6 个师。滇军官兵不知是计，包括曾泽生在内的滇军官兵都为滇军扩军升格、出国受降而感到兴高采烈。

可是，他们哪里会想到，所有这一切，都是蒋介石精心策划的调虎离山、鲸吞云南的阴谋。

在这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摆在第六十军面前有三条路：一是守长春，其结果必然是城破被歼；二是向沈阳突围，其结果必将被解放军歼灭在长沈途中；三是反蒋起义，参加革命。走哪一条路呢？这是当时整天盘旋在曾泽生脑际的大事。9 月 22 日晚上，他在长春铁路理事会大楼（第六十军军部驻所）的办公室，焦急地踱来踱去，思索着部队的前途和出路。他最后作出抉择：“为了三万官兵和十多万老百姓的前途，我必须走反蒋起义，向人民赎罪的路！”

除心腹大患，蒋介石向六十军老祖宗开刀

1945 年 10 月 1 日，国民党内部的一场火并开始了。蒋介石突然发布命令，改组由龙云一手组建起来的云南省政府，免去龙云的省主席及所兼的军政职务，调龙云到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；同时任命蒋介石的亲信、国民党中央委员、民政厅长李宗黄为代主席。

为了“促驾”龙云赴渝就职，10 月 3 日拂晓，驻防昆明的杜聿明手下的中央军，奉蒋介石密令，武装包围了位于市中心的“龙公馆”，同时向五华山滇军设防和碉堡发动突袭，又分兵数路攻击云南宪兵队和武装警察部队。龙云闻惊，连夜逃出“龙公馆”，上了五华山，同时下令部队进行阻击。滇军作战勇敢顽强，杜聿明的各路部队都遭到顽强抗击，未能得手。

武装“促驾”不成，蒋介石又使出软的一手，派宋子文衔命飞昆明劝说、解释、促驾。在宋子文对龙云作了生命担保之后，龙云才忿然与宋子文同机飞渝。

就这样，18 年雄踞一方的云南省主席龙云，滇军主要统帅，一夜之

间被蒋介石剥夺了军政大权，凄凄然，飞重庆就任“院长”去了。蒋介石为了避免事态扩大，安定滇政和滇军将领，又推出卢汉当了云南省的空头主席。

蒋介石与龙云之间的关系，最初是从互相利用建立起来的。1927年后，龙云初登云南省主席宝座，急于合法化并希望得到蒋介石中央政府的承认。1929年2月，龙云派他的得力助手卢汉作为他的全权代表，前往南京谒见蒋介石，表示一切服从蒋介石南京政府。蒋介石为拉帮结派，拢络人心，同意由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龙云为滇省主席，但要龙云出师讨伐贵州军阀周西成，双方达成一致。此后，在中原大战、蒋桂战争等军阀混战期间，龙云都表示支持蒋介石，并且派兵入桂，以实际行动助蒋；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云南时，龙云又奉蒋介石之命，派滇军参加围追堵截。

然而，蒋、龙在互相利用的同时，龙云在滇继续保持半独立的状态，训练军队，整顿财经，自成行政。在红军长征时，龙云虽派兵参加蒋军对红军的围追堵截，却力拒蒋介石的中央军入滇。这些行为颇为蒋介石所不满，无奈力不暇及，只好隐忍，自嘲地对心腹谋臣说，龙云“只想独霸云南……无问鼎中原之心，也乏窥窃神器之力……，对龙云要忍小忿而就大谋。”

到抗战期间，龙云受全国同胞抗日热情及爱国精神的感染，思想开始发生转变。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和中共云南省工委，也对龙云做了大量工作，与龙云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。龙云个人对昆明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也采取同情和支持的态度，而且经常在公开场合表示反对独裁统治。1944年底，龙云秘密加入了民主同盟会。

如果说，龙云在云南搞“独立”是蒋介石能够容忍一时的“小忿”，而其思想倾向民主、支持民主运动，尤其是与中共“串通”，则是犯了“大忌”，为蒋介石所不能容忍于一刻；加之抗战军兴，云南地位重要。在经营四川，控制贵州的基础上，蒋介石决心解决云南问题。抗战中后期，蒋介石即暗中逐步进行安排。

1941年日本人人侵越南、缅甸后，蒋介石即以保卫云南大后方及国民党交通线为名，命卢汉第一集团军、关麟征第9集团军入滇，沿滇越边境布防。实际上，当时卢汉部兵力远远不足，关键是以嫡系关麟征部进入蒋介石长期欲进而未能的云南。卢汉十分清楚蒋介石的真实用意，但因蒋打着抗战的旗号，不好回绝。同年底，杜聿明的精锐机械化

第5军又开入云南杨林、沾益至贵州务县间驻扎，蒋介石任命杜为昆明防守司令，并虚意叮嘱杜聿明要服从龙云，不予计较。“你们为了前途，为了整个计划，也要委屈求全不要发生摩擦，影响国家大事。”蒋介石训示道。

杜聿明很清楚这是蒋介石的一个毒计，意思是说，不要在表面上激怒龙云，而以渗透方式，增加在滇中央系的实力。

就这样，到抗战后期，蒋介石派驻云南兵力达十几个军，多为他的中央系，并成立了由他直接领导的滇缅公路局、滇缅运输处、昆明防守司令部等机构。

1945年4月，抗战胜利在即，蒋介石认为解决龙云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，他首先召见杜聿明，密嘱其做好军事解决龙云的准备，暗中针对昆明布置武力；昆明的特务在驻昆美军中制造事端，企图借此挑起美军和云南军队的冲突，然后以此为借口，解除龙云的兵权。日本投降后，蒋介石命云南部队由卢汉率领全部开入越南受降，调空滇军，龙云已在蒋介石的武力控制之中。

一切布置妥当之后，蒋介石于9月27日飞抵西昌行辕，以便就近指挥。同日，蒋介石指使杜聿明送交龙云任免命令，并向杜面授机宜：“万一龙云不接受命令，就立刻集中火力轰击五华山。”

卢汉忍气吞声，有苦难言

卢汉赴越受降之前，龙云似乎就有预感，他密嘱卢汉说：“如果后方有事闻讯即火速回军；日军所缴武器以一部分补助胡志明；过去退入滇境内的法军亚历山大部，要阻止他们回越，因为他们曾与日军勾结。”

10月1日，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以视察受降为名，突然飞抵河内坐镇，以观卢汉反应。10月3日，也就是事变当天，蒋介石派国民党空军副司令王叔铭携“手喻”飞抵河内，亲笔信写道：

“永衡吾兄勋鉴：抗战胜利，国家急需统一军令政令，为加强中央，巩固地方，特任志舟（龙云的字号）兄为军事参议院院长，调中枢供职，以全志舟兄晚节。并委任兄为云南省政府主席，……盼晓谕所属，以安众心。并望在越受降事竣，来渝一

叙。……”

“五华山事件”的消息传来，入越滇军闻变震惊，群情大哗。它像插入后背的一把尖刀，深深刺痛了滇军将领的心。有人向卢汉请缨反蒋，被卢汉给挡回去了。卢汉识破了蒋介石意在解除他卢汉兵权这最毒辣的一着。他清楚，在他面前，只有两条路可走，一条是率滇系两个军8个师，与蒋介石的中央军10师对抗，破釜沉舟；另一条是偃旗息鼓，接受摆布。研究来研究去，卢汉决定第二条路。他考虑，若率军回滇，已为情势所不容许，且会使龙云有生命危险，只能镇静处之，不动声色。卢汉语重心长地对他的高级将领说：

“我也清楚老蒋推出我当个空头主席，实为罢我的兵权，是给我送来了一杯苦酒，事至今日，这杯苦酒再苦我也得喝下去。老蒋在滇越边境部署了重兵，断了我回师之路，举兵反蒋是自投罗网，我卢汉身首异处且不说，数万云南子弟都将被剿灭，龙云的脑袋也保不住，云南还难免一场血腥屠杀，这条路是万万趟不得的！第二条路就是照老蒋命令去办，60军、93军调赴东北，只要你们抱成一团，保存实力，我们在云南尚可与老蒋平分秋色，也可为我两军官兵的身家老小保住一个后方基地，这可谓是无路中之出路也！”

1945年11月3日，卢汉离开河内，飞抵昆明，随后面见蒋介石，递交辞呈。蒋告之：“方面军是对日作战机构，受降完毕，即行结束。60军、93军将来调防山东胶济铁路沿线，仍由你去指挥。”

不日，蒋介石宴请卢汉商谈军政，卢汉本着舍军就政之旨，坚谢到北方指挥部队。蒋介石提出，要将60军、93军两个军调一个军去北方，卢汉当即让步说：

“部队是国家的，全部调走好了。”

蒋介石没想到卢汉这回这么爽快，高兴得站起来，拍拍他的肩头说：

“好！好！好！你真是模范军人。”

但卢汉不会白白认输，几经讨价还价，蒋介石不得不作让步，同意卢汉对60、93两军的人事进行调整。正是在这次调整中，60军军长万保邦调回云南，184师师长曾泽生升任60军军长。

就这样，60军经过整编后开赴东北，充当蒋介石的炮灰。曾泽生却因云南兵变而得“福”，荣升60军军长，被绑在了蒋介石的战车上。

那一年，曾泽生 43 岁，手下有三员大将：

白肇学，第 182 师师长，比曾泽生小 1 岁，出身小地主家庭，19 岁投笔从戎，1925 年考入黄埔军校干部训练班，上任前为暂编第 19 师副师长。

潘朔端，第 184 师师长，上任前为暂编 23 师师长。

陇耀，暂编 21 师师长，比曾泽生小 6 岁，四川人，出身奴隶主家庭，20 岁从军，土生土长的滇军军官，上任前为该师副师长。